

欧阳玉飞

著

一掷赌武林

中



一 掷 赌 武 林

欧阳玉飞 著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第三十一章

血洗武当 扑朔迷离

岳敏电目一扫，不由微微一震，原来是“神州一腿”、“一剪梅”李慕白，二鬼，“百步追魂”主仆，“千里追风客”肖冰，“青衫老人”东门剑、“龙门吊客”桑门奇，“屠龙三拐暴雨飞芒”纪翠绫，另外还有三十余条大汉。

“神州一腿”对岳敏磔磔笑道：“你小子就是走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老夫掌握，乖乖地跟老夫回去，本谷绝不会亏待你！”

岳敏朗声一笑，声如龙吟凤哢，道：“‘宁为鸡首，不为牛仔’，区区鬼雾谷，我‘子午剑’岳敏尚未放在心上，出手吧老贼，今天我岳敏要叫你们溅血柳林！”

愣小子不由一震，道：“原来你就是轰动武林，名传遐迩的‘子午剑’岳敏大侠，

小子冒犯了！”

岳敏对这小子已发生好感，因为他愣头愣脑的，颇合自己的胃口，立即一拍他的肩膀道：

“好小子真有你的，不知你的‘血罡’绝学是跟谁学的？”愣小子俊脸一红，大声道：“岳大侠，请你告诉我，这些家伙是干什么的，待小子施展‘血罡’绝学，煞煞他们的威风！”

岳敏耸耸肩，道：“他们是‘鬼雾谷’之人，好小子，我先看你的！”

愣小子胸部一挺，大步走到“百步追魂”面前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百步追魂”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小子敢是活腻了，老子‘百步追魂’，拾掇你小子三步就可以了！”

愣小子可不管什么“百步追魂”。两手一探，一团血雾笼罩全身。

“啊！‘血罡’！”

“百步追魂”主仆那等残暴之人，也不禁暴退五步。

然而，一蓬血雾尚未落定，那“神州一腿”已经冷哂一声对“百步追魂”道：

“兄台未免胆子小了一点——”

他语音未毕，“百步追魂”主仆同时暴喝一声，向愣小子扑去。

南宫黛和罗湘君同时厉叱一声，双双扑去，“啪啪”两声，双方对了一掌，两女竟被震退三步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“百步追魂”主仆，被愣小子戏弄，老脸无光，一掌震退两女，又向愣小子抓去。

愣小子当真愣得可以，不退反进，一式“二郎担山”猛迎而上。

岳敏暗叫一声“好胆气！”同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欺身出掌，“蓬蓬”两声，直震得一干魔头的衣衫“扑扑”作响，“百步追魂”主仆竟被震出七八步之远。

愣小子大声道：“看来还是师父高明，徒儿这‘血罡’功夫太差了！”开门见山，这愣小子竟一厢情愿叫起师父来了。

“神州一腿”大喝一声“上”！刹那间一千魔头暴喝连连一涌而上。

岳敏掠至小子身边，“呛”地一声，撤下背后长剑，挽起一蓬剑花，刹那间银星万点，剑幕重重向几个大汉罩去。

数声惨嗥，飞起五颗人头，挟着漫天血雨，飞落三丈开外。

突然，岳敏觉得一股奇深罡风自背后电袭而来，心知除了“神州一腿”别人没有这份功力。

他早已发下誓愿，对“鬼雾谷”和太上帮一千魔头，下手绝不留情，他回剑一撩，登时狂风大作，砂飞石走。

这正是“昊天剑法”中的一式“闪电掠芒”。

“神州一腿”大喝一声，跃起三丈来高，紫金降魔杵上发出风雷之声，向岳敏当头砸下。

势道之猛，直如平地焦雷，泰山压顶。

岳敏长啸一声，剑势一变，一式“珠走玉盘”，长剑洒出五个罡气之球，向一片罡风迎去。

“当当当”三声巨响，两人身形乍分，岳敏退了三步，“神州一腿”也飞出七八步外，显然是半斤八两，轩轻未

分。

岳敏深知“昊天剑法”乃“神州一腿”师门绝学，虽然师兄弟之间所学不同，但“神州一腿”要略窥堂奥。

他一念及此，招式大变，立即又施出本门的“潇湘剑法”与“神州一腿”打在一起。

此刻，一千“鬼雾谷”的魔头，将南宫黛和罗湘君围在核心，两女顾及那个愣小子，立即危如悬卵！

蓦地——

一声娇呼，罗湘君被李慕白击中一掌，娇躯飞出五六步，摔在地上。

岳敏不由大怒，以雷霆万钧之势戳出十余剑，身形一晃又欺向李慕白身边。

杀师之仇和击伤爱人之恨，使他目赤似火，左臂疾划三个大圆圈，右剑自圆中戳出。

“刷！”李慕白抽身暴退之下，仍未避过此辛辣诡谲的一招，左胸之下被戳开一条尺来长的裂痕，鲜血汩汩流出。

岳敏顾不及杀李慕白，扶起罗湘君，掠到南宫黛身边，大喝一声，长剑挟起“丝丝”之声，向一千魔头扫去。

首当其冲的是“青衫老人”东门剑和“鬼雾谷”二鬼，三个魔头早已知岳敏的厉害，不敢硬接，暴退三步。

“神州一腿”此刻视岳敏为平生大敌，焉能放过！更不顾及武林规矩，站起身形，向岳敏扫出二十余腿。

岳敏猝然被袭，急闪三步，正待还招，突然又是一声娇呼，南宫黛也如一堆香泥似的倒地不起。

岳敏心胆皆裂，有如疯狂狮虎一般，左臂扶着罗湘君，长剑运毕生功力真戳横扫，将一千魔头纷纷迫退。

然而，“鬼雾谷”中之人太多，略退即上，况有“神州一腿”在旁牵制，岳敏空有一身绝技，仍感招架不住。

况且那“百步追魂蟾”三腿畸形人，招式诡异，力大无穷，又悍不畏死，予岳敏莫大的威胁。

岳敏扶着一个罗湘君，已经非常吃力，且地上又躺着一个南宫黛，一步也不敢离开，无形中吃了大亏。

“蓬”！岳敏肩头被“神州一腿”踢中一脚，“神州一腿”毕生以腿上功夫称霸于世，这一脚何异千斤铁钻，岳敏就是铜筋铁骨，也要被踢成扁的。

“哇”地一声，岳敏猛喷一口鲜血，歪歪斜斜退出五六步。

接着又是一声闷哼，那个愣小子也被“龙门吊客”一掌震出一丈多远，昏死过去。

岳敏咬牙切齿，迹近疯狂，“大车轮剑法”“潇湘剑法”“昊天剑法”交替施展，不遗余力，一时之间剑气缭绕，锐啸之声入耳惊心，方圆十余丈之地又陷狂风之中。

惨嗥之声此起彼落，“鬼雾谷”十余个大汉，已相继弃尸就地。

蓦地——

一阵“格格”娇笑之声，来自十余丈之外，岳敏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崔珊。

她此刻面罩寒霜，竟冷冷作壁上观。

岳敏大叫一声道：“珊妹你……”

他向以死硬倔强自诩，从未求人援手过，话到口边又顿然打住。

崔珊“格格”笑道：“有讨三妻四妾的本领，就有护花的

责任，难道凭你岳敏一代大侠，且身负‘血罡’奇学，也会吃亏现眼！”

岳敏先是暴怒，继而灵机一动，杀机大炽，暗运神功，全身立即升起一团薄雾的氤氲血雾。

接着，数声闷哼，接着哗然惊叫之声，一千魔头纷纷暴退两丈。

而刚才向岳敏出手的七八个大汉，兵刃尚未触及岳敏身上，即被一股无形的暗劲震得五脏支离破碎，当场了帐。

“血罡！”

“神州一腿”面色肃然，也万没料到，竟会在这小子身上看到“血罡”奇学，而自己师兄弟费尽心机，空自奔波十余年，结果终成泡影，为人捷足。

目睹七八个大汉竟被活生生的震死，深知今日绝讨不了便宜，大喝一声“快退！”领了一千魔头，眨眼工夫走得无影无踪。

岳敏放下罗湘君，怒视了崔珊一眼，只觉肩头之上火辣辣的，痛彻心脾。

再一看两女，都是气若游丝奄奄一息，不由急得没了主意。

因为此刻他已看出崔珊美目中凶芒火炽，显然因情仇动了杀机。

岳敏几日来与她长久相处，深知她的手段毒辣，蛮干起来，六亲不认。

她固然恨岳敏不能悬崖勒马，但她更恨两女横刀夺爱，捷足先登。

岳敏气急败坏地道：

“珊妹！你不已原谅小兄了吗？”

崔珊粉面一寒，目射恨毒的光芒，道：“做梦！”

岳敏微微一震道：“此事如果追究责任，错在小兄，珊妹如仍不见谅，就请动手吧，小兄绝不还手就是！”

崔珊“格格”笑道：“你是一个见异思迁、没有骨气的男人，从此再别叫我珊妹，哼！要想从此拉倒，可没那么容易！”

岳敏大声道：“那么你要怎样？”

崔珊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两个贱女人休想有片刻安宁！”

岳敏暗吃一惊，心知她是说得就做得，如不能妥善处理，被她缠上，当真是永无宁日了。

岳敏叹口气道：“此事小兄悔实难当，但事又至此，珊妹总不能眼看着她俩这样死去，况且……”

“况且什么？”

“万一昨夜珊妹也进入那古洞之中，又当如何？”

崔珊粉面一红，但立即不讲理地道：“我不管！”

岳敏道：“此事不管如何解决，总要先救人才是，珊妹不帮忙也可以，可否放过她们？”

崔珊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哼！说得那么容易，快别做梦了！她们既能无情，我就能不义，这就叫礼尚往来！”

岳敏也是百折不弯的脾气，心知越说越远，于事毫无裨益，立即挟起两女，回头就走。

他疾走了一阵，听到背后有衣袂飘风之声，心道：“要想救两女一命，只有暂时避开她，此去武当不远，我何不展开十三摇轻功，绕路而走，将她引开，再往武当，设法为二女疗伤！”

他主意一定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果然是崔珊蹑踪而来，立即暗中加劲，向岔路电掣而去。

他虽挟着两女，却快逾电掣，在山坳中绕了一个圈子，自武当后山疾驰而上。

蓦地——

一声凄厉的惨呼，来自武当山上清观之中，显然此人内功的深厚，在这临死的一呼，更加慑人心魂。

岳敏悚然一惊，一掠入观，只见重重大殿之中漆黑一片，且阒无人声。

怪！

武当山为武林重地，虽然慑于“鬼雾谷”的淫威，偃旗息鼓，和少林一样，闭门苦研武学，以期重振威，但天仅二更不到，难道都已入睡不成？

一个不祥的预感掠上岳敏的心头，刚才那一声惨呼，功力深厚，若是武当派之人，起码也是二流高手。

难道武当已经遭遇不幸？

他不敢想下去，急忙向中央大殿走去。

吓！偌大一片建筑，竟静得落叶可闻。

蓦地——

又是一声惨呼，来自殿前院中，岳敏不敢怠慢，一掠八丈有零，站在院中。

借上弦月望去，“啊”！岳敏不由大吃一惊。

原来院中遗尸遍地，死状极惨，有的肢残骨折，有的穿肠破腹，有的脑袋已成粉碎。

岳敏一数，竟有三十余人多。

而且每个道士死之前，都似未曾挣扎，即被人一拳击毙。

谁的手段竟如此残酷？是“鬼雾谷”？

不！少林武当早已屈服，不问江湖是非，“鬼雾谷”再毒辣也不能杀死毫不反抗之人！

岳敏再穿过院子，进入前殿之中，不由又是一震，只见当地遗尸，几乎无法下足。

岳敏睹此惨状，目眦皆裂，心道：

“我岳敏若不查出行凶之人，这‘子午剑’之名也就白混了！”

蓦地——

神龛之旁有一具尸体微微动了一下，岳敏即忙掠身过去，仔细一看，不由惊叫一声“老前辈”！

原来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，正是武当派前三代掌门人孤云道长，岳敏在论剑大会上曾见过他，那时心中尚景慕不已，哪知像他这绝世高手也会落得这般模样！

“老前辈，老前辈！”

孤云道长微微睁开眼睛，看了岳敏一眼，道：“施主！你是……谁？”

岳敏道：“晚辈就是‘子午剑’岳敏！”

孤云道长苍白的脸上绽出一丝笑意，道：“今夜……施主能适时……来此，或……能挽救……武林一场浩……劫，武当……一派死不……足惜，但整个……武林即将掀……起一场大风暴，次一个……目标，恐……怕……就……是……少林了！”

岳敏忿怒填膺地问道：“前辈可知对方是谁，来了多少人？”

孤云道：“对方……是……谁……贫道……也未……看

清……只见一团红雾，在……人丛中一晃，即有……七八人……倒地暴毙。”

岳敏不由猛地一震，心道：“那是‘血罡’呀！”但他一颗心立即又是一沉，忖道：“要是‘血罡’功，除了父母知道另一捷径外，那就是必须两条天山雪盲灵蛇，而那千年灵蛇百年难得其一，自己吞了两条可谓旷世奇缘，如果找去的话，哪有这般容易，那么身负‘血罡’奇学之人必定是自己的父母无疑！况且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，已经获得‘血罡’绝学，若非父母嘉惠，谁能如此大方？”

但他继续一想，绝对不可能，因为他听“万剑之尊”和蓝衣“天下第一剑”杨梦林说过，他的父母乃是一代大侠，光明磊落，为人正派，焉能无缘无故对武当各派下此毒手？

岳敏大惑不解地道：“难道贵派之人都已……”

孤云道：“本派……掌门一清……率领数……10名高手，前往……洛阳参加……‘鬼雾谷’关洛……分坛开坛……大典，余下之……人，皆都溅……血上清观！”

孤云说至此处已油尽灯枯之境，道：“贫道……心仪小侠……已久，本欲……舍身助小侠……一臂之力，但……现在……在已经……不成了……神龛之上……本派祖师……正像……之后……一暗室……内藏……本门至高……无上心法……小侠……如不……见弃……可取出……参考……当有神……益……”

孤云说至此处，气息微弱，进少出多，勉强支持道：“至于……令尊……令堂……确……在人……世……且已练……成‘血罡’绝学，……但……贫道深……信……刚才那个……血雾人……绝非……你的父母……”

孤云道长说至此处溘然长逝，岳敏对这位前辈名宿肃然起敬，比之假冒伪善的“拳王之王”和“金银双貌”等人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正是：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蒂甜。

这位高人临死之前，仍然不忘助人，诚使岳敏感动得潸然泪下。

蓦地——

一条织小人影一掠入殿，原来是崔珊，她被岳敏抛下之后，略一筹思，即知道岳敏一定是前往武当。

岳敏一看到她，猛然想起放在当地的两女，立即出神戒备。

崔珊道：“好好看着你那两个宝贝嘞！不过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咕咕——”

突然，一条黄影一闪入殿，大呼一声，声震屋瓦，簌簌落尘。道：“好毒辣的小辈，武当派与你何仇，竟在一夜之间，一口不留，嘿嘿！若非贫道有事赶回，这一笔血债又不知记在谁的帐上了！想不到武林共仰的‘子午剑’竟是一个猪狗不如的刽子手！”

岳敏猛地一震，大声道：“道长何人？不问青红皂白就血口喷人？”

那道人狂笑一阵，声调悲壮已极，道：“人证物证事实俱在，试问当今武林之中，谁能有此功力——”

他说到此处又中途打住，因为他恨极岳敏的残酷，因而对他夸赞又于心不甘。

岳敏打一个冷战，深知这个误会就大了，而且死无对证，当真是湿手插在干面里，这个黑锅真是背定了。

他急得直搓手，但立即想起崔珊是此事的唯一证人，只有她可为自己辨白，立即向她看了一眼。

崔珊自古洞之中看到岳敏和两女之事后，虽然出手救了岳敏一命，但事后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尤其她本是个性倔强，心毒手辣之人，如果不受挫折，尚能导入正途，但在情场失意之下，潜伏在心底的残忍本性，有如江河决堤，不可收拾。

岳敏看她一看，焉能不知是求助于她，但她想起岳敏救走两女，且故意抛下她，不由醋火高炽，眼皮子也没撩一下，径自对道人道：“武当派徒有虚名，实则不堪一击，杀几个道士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岳敏大喝一声道：“珊妹不要胡说，此事——”

道士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不必说了，武当一派只要有三寸气在，必与你‘子午剑’周旋到底——”

崔珊娇喝一声，欺身而上道：“不服气就马上动手，何必……”

“克嚓”一声，那道士的武功本就很差，且未加防范，岂是崔珊的敌手，一条左臂齐肘折断。

道人踉跄退出三步，岳敏不由暴怒，大喝一声，向崔珊扑去，“啪！”打了崔珊一记耳光。

崔珊左颊之上立即显出五个清晰的指印，踉跄退出五六步外。

道人也真有种，左臂折断，连哼也没哼一声，仰天狂笑一阵，道：“尊驾今夜所赐，贫道终生不忘——”他语气骤停，右臂往左肘上一搭，“克嚓”一声，硬生生地将已折的左臂扯下，一扬手掷向岳敏，狂笑道：“武当数十条人命尚

且不保，区区一臂何足吝惜，拿去！”

说毕回身一掠，没于殿外夜色之中。

寒天喝冷水，滴滴在心头！岳敏怒视崔珊一眼，立即跟踪而出，大声道：“道长且请止步，听在下一言……”

声音回荡于黑暗的苍穹，哪里还有人影。

岳敏长叹一声，深知此刻已到了除死无大难，讨饭不再穷的境地，一跺脚掠回殿中。

“啊！”他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身负重伤的南宫黛和罗湘君以及崔珊一个不见，他知道，这必是崔珊弄了手脚，将两女劫走。

数月来岳敏历尽艰险，不但举止变得沉稳，且心机也变得深沉得多。此刻，他钢牙猛错，骂声“好贱婢！”立即掠上屋面。

空山寂寂，松涛阵阵，除了天籁之音外，哪里有崔珊的影子。

岳敏厉啸一声，欲起七八丈高，在空中旋回数周，俯瞰之下，仍然一无所见。

他飞落屋顶，不由气得愣住，但心中又泛出一丝自责之情，崔珊变得如此偏激毒辣，主要因为自己中了小草之毒，与两女发生肉体关系。

然而，这是谁的错误呢！

岳敏本是一个从不知愁为何物的奇男子，但自与三个少女长久相处后，深深体会到情之苦涩滋味。

一幕幕往事又涌上心头，陆伯父将自己抚养成人，又撒手人寰，父母生死下落不明，且极可能就是在那马家坟场现身，惊走“南北二怪”的血雾人，可惜那时自己昏迷不醒，

反之，以自己的目力，当能看得出端倪。

“拳王之王”老奸巨滑，假冒伪善，如今已经揭开了狰狞的面目，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，无独有偶，又有太上帮“金银双狍”出现，目标也是自己，如此一来，自己成为众矢之的。

这些仍不足为惧，因为自己现在的功力已不在他们之下，只要单打独斗，哪一个也讨不了好去，最可虑的是刚才孤云道长所说那个身罩血雾之人，此人既不是自己的父母，又是谁呢？他与武当有仇？

既然孤云道长那等高手不免溅血五步，那血雾人的功力绝不在“南北二怪”之下，难道是在那马家坟场现身的血雾人之一？抑或另有其人？

如果那两个血雾人不是自己的父母，今夜武当之事可能为两血雾人所为，反之，倘若那两人是自己的父母，则今夜之事绝非他们所为！

据崔珊等三女说，在那马家坟场，自己迷昏未醒时，那两团血雾曾笼罩在自己身体之上有顷才失去踪影，如果那两团血雾不是自己的父母，自己的“血罡”又自何处而来？

他扫视一地弃尸，竟一筹莫展，他此刻心情矛盾是难以形容的，既恨崔珊的无理取闹，却又暗自责备自己种下了祸因，另一方面既希望那两个血雾人既是自己的父母，而又不希望他们是今夜血洗武当之人。

他忖怔良久，终于决定暂时采纳孤云道长之言，先将武功内心法找到，趁机研习一番，他深信，崔珊不敢杀死两女，因为他知道崔珊此刻仍深爱着他。

他跃上神龛，向张三峰的神像深施一礼，揭开神象，即

现出一个小门，拉开小门，一本黄绢薄册赫然在望。

他跃回地上略一翻阅，觉得武当派内功心法，更为精深博大，只是武当每代不能完众领悟，以致逐渐纷微。

岳敏本来就是资质奇佳之人，且数月来屡获几门奇学，触类旁通，闻一知十，越往下看，越觉得其精深不下于“借劲弥气玄功”。

他立即找了个隐秘之所，研悟起来。

三天匆匆过去，岳敏已将武当心法全部悟解，而最使他惊异的是，在运功之时，身上散发出氤氲的血雾，较三日前更加浓厚。

他差点跳起来，立即又怀疑这部内功心法是否就是“血经”，因为只有“血经”上最霸道的“血罡”一旦练成，才有血雾绕身，因为他仍然不敢相信在马家坟场时，那两个血雾人在自己身旁停了一下，即能获得奇缘。

他哪里知道“血罡”奇学大背武学常轨呢！

他惊喜之下，再进一步钻研，又费了一日之功，将武当心法和“借劲弥气玄功”相互为用，揉合一起，当他略一提气时，身形竟轻如鸿毛，冉冉飘起一丈来高。

他果真跳起来了，真想不到武当心法竟是如此玄妙，更想不到自己竟练成了“血罡”绝学。

他费了半日工夫将孤云道长及数十个武当派的道人埋好，立即决定赶往洛阳，因为他记得孤云道长曾说，武当掌门一清道长率领数十名高手，前往参加“鬼雾谷”关洛分坛开坛大典。

他此刻武功大进，正是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，同时他知道崔珊仍是喜欢凑热闹之人，如果她知道洛阳有此盛会，必会赶去。